

紀念張曉峯吾友

錢 穆

民國初年以來，陳獨秀、胡適之諸人，先後任教於北平北京大學，創辦新青年雜誌，提倡新文化運動，轟傳全國。而北京大學則為新文化運動之大本營所在。

民國十年間，南京中央大學諸教授起與抗衡，宿學名儒如柳詒徵翼謀，留美英俊如吳宓雨僧等，相與結合，創辦學衡雜誌，與陳胡對壘。

余家貧，幼年即為鄉村小學教師，不獲升大學。先則有志升北京大學，嗣又起念進中央大學，皆不能如意以達。乃於新青年、學衡兩雜誌，則披誦殷勤，備檢雙方持論之相異。

打地鋪作長夜之談

民國二十年，余亦得進入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，但余之大體意見，則與學衡派較近。而中央大學亦多優秀學人，繆鳳林贊虞專治中國史，張其昀曉峯專精中國地理，並馳譽全國。某年，贊虞遠自南京北上，專訪余於北平，寄宿余書齋，與余連榻數夜。余偕遊北平城郊名勝，曾坐蘆溝橋石獅柱上，暢談踰時。翌年，曉峯亦北上，與余晤面，時贊虞在中央大學任教，而曉峯則移去

杭州浙江大學任教。曉峯、贊虞兩人意氣有不同。曉峯堅不宿余寓，同遊機會較少，而暢談傾懷則與贊虞相仿。

又隔有年，民國二十六年，曉峯特來信邀余轉往浙大任教，時北平風聲鶴唳，而余則以其他關係不忍離去。曉峯又改請張蔭麟，蔭麟自美留學歸來，任教於清華大學。其先為清華學生，與同學賀麟，同為其師吳雨僧創辦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撰文，一時號稱二麟。賀麟留學歐洲，歸任教於北京大學之哲學系。蔭麟在北海國立圖書館，亦治中國史。某夜，余、蔭麟、昌羣共飲一小酒店，商議曉峯邀南行事。又同赴一著名拆字人處，彼云昌羣當先行，余兩人隨後亦有機會去。昌羣乃先赴杭州。

抗戰期中，余與蔭麟皆赴雲南西南聯大，曉峯則仍留浙大，但遷校貴州之遵義。後余一人獨住宜良山中岩泉下寺及上寺。一日傍晚，忽見曉峯來，極驚訝，問其何由來。曉峯告余，應召至中央研究院開評議會，在昆明見陳寅恪，寅

恪告其最近有大文章一篇，刊載昆明報紙，囑其一閱。乃余當時新作國史大綱引論。曉峯渴望一面，但知余必週末赴昆明，不獲久待。余乃於地板上鋪牀被，兩人連席而臥，作長夜之談。翌晨，曉峯即匆匆去。宜良距昆明火車半日程，抵車站又有田野八華里，始達岩泉下寺。余住此陳寅恪亦曾一次偕湯用彤來，告余，境地誠佳，但如此岑寂，彼一人不能居。曉峯遠道隻身來，濃情蜜意，終生不能忘。

學問思想轉捩所在

余後改赴成都任職於齊魯大學與美國哈佛燕京社合辦之研究所中。而蔭麟則以一時夫婦失和，獨赴遵義浙大任教。曉峯於蔭麟不僅敬禮備致，蔭麟病，曉峯派人及浙大同學照顧護養亦備至，當時學術界羣傳為美談。而蔭麟則終於不幸逝世，一切後事亦均由曉峯任其勞。

余於某年自成都赴重慶，遂亦覓得數月閒暇，南遊遵義浙大，講學一月，得與曉峯晤面逾月。其時曉峯為浙大遍覓國內名學者，如繆彥威、郭秉鈞、謝幼偉等諸人，皆在浙大文學院任教，

與余皆一見如故，相聚暢談，誠為當時避難後方難得一快事。

自余離遵義與曉峯諸人相別，曉峯乃創辦一雜誌名思想與時代，由繆郭謝等執筆撰文。曉峯亦囑余為文，余欣然應允，按月撰一文，約近一載，共得八九篇。有兩篇散編入文化與教育一書中。余之為學孤陋寡聞，僅於鄉村小學中以教課之暇偶翻古籍，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。僅見時論於中國歷史傳統，先哲本真，多有不合，加以申辯，如是而已。何敢於學術思想上自樹己見，自唱新說。而於西方文化，中西異同，則更從不敢妄下一語，輕肆一筆。特於赴北平後，得讀梁任公歐遊心影錄之類，始知西方文化未能盡如人意，亦多可議處。而余之赴北平，任公已逝世，迄未得一瞻仰，一聽教誨，亦終身一憾事。及在昆明撰寫國史大綱畢，與老友湯錫予討論此下為學途徑。錫予告余，君治國學，大體可告一段落，此下當讀西書，或專精佛學，庶別有開展。余未能如其言，而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梁任公歐遊心影錄想像更益往來心中。但自為思想與時代撰文時，已專對文化問題上有所發揮。此下乃一轉意向，多於文化問題著眼，實於曉峯創為此雜誌時啓其端，此又感念不已。

迄今尚有幾許重要文章未能歸入手邊，不知尚能倖在人世否。是亦誠堪嗟歎。

自余國史大綱以前所為，乃屬歷史性論文。僅為古人伸冤，作不平鳴，如是而已。此後造論著書，多屬文化性，提倡復興中國文化，或作中西文化比較，其開始轉機，則當自為思想與時代撰文始。此下遂有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，在正中書局出版。是則余一人生平學問思想，先後轉捩一大要點所在，不得謂與曉峯之創辦此一雜誌無關聯。老友逝世，豈勝悼念。

新亞書院的創辦人

余之生平，實可謂無一創見，無一新說，一切皆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若謂余言有得，則所得在古人。若謂余言有失，則所失亦在古人。余前半生所言可謂屬於歷史性方面，皆有歷史可證。此下屬於文化性方面諸論文，則證明當在後世。余嘗謂對當前一切無可樂觀，對未來則後生可畏，無悲觀可言。故凡余所言之是非得失，必當待之後世而得論定，此則有望於國人之見諒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余避赤禍來廣州。一日，忽於街頭遇見曉峯，曉峯立街頭告余，此來不復返，擬夏後赴香港辦學校。謝幼偉、崔書琴及某君三人，已相約俱往。今當在教育館辦理創辦前事務。余告曉峯，抗戰軍興前，即蒙邀赴浙大同事，迄今僅得赴遵義一月而止，歉憾無極。今君既赴香港辦學，余必相從，以贖前疚。乃曉峯忽得蔣介石總統電召速赴臺北，匆匆離去。余夏間赴香港，忽得廣州教育部電召，於孔子聖誕在部作講

演，又返廣州。而謝幼偉、崔書琴兩人，已先後赴港，即承曉峯意創辦一新學校，於香港教育司立案，推余為校長。余在廣州聞訊大驚，去書辭謝，謂余僅求在新學校任教職，絕不願預聞行政職務，更不願擔任校長名義。崔謝兩人乃派第三人某君親來廣州，面促余去港。乃此人自來廣州，避不見余，亦遂不再返香港。

及余去香港，崔謝兩人面告，教育司已立案，儼有更易，恐生周折。彼兩人願盡力校務，余僅負一名義，可弗多慮。余勉允之。乃不日，謝幼偉又得印尼某報館促赴任總編輯。謂作狡兔之三窟，留他日一去處。遂只留崔書琴一人在港，謂願盡負學校行政責任，余可勿滋憂慮。翌年春，書琴夫婦又去臺北，於是此學校乃專在余一人肩上。此即以後之新亞書院。

人皆謂余創辦此校，實則幕後真創此校者乃曉峯，而非余。尤可異者，余自三十九年多來臺北，此後幾於每年必到。到則必晤曉峯。曉峯任教育部長，部內各項學術專門會議余亦多參預。曉峯猶必與余郊外同遊，遠近諸名勝，幾皆遍歷。兩人同坐一汽車，必得長途半日之暢談。凡新亞事，有所請託，曉峯無不允，盡力為之。但曉峯從不與余提及新亞事。此學校之創辦，曉峯豈不知，其推余為校長，曉峯亦豈不知。而曉峯乃置身事外，絕不問聞，一若此校與彼絕無關係。在曉峯意，似因未克身赴香港，親預其事，乃於此校現況與其前途開展之理想，絕不過問，以免作局外之干預。此種朋友相交之一番深情厚意，乃有達於一種難於以口舌闡申之境界。

一日，在文化學院內有一師生大集會，余亦在座，告在會者，張先生創辦此校，但以前又向創辦一學校，即香港之新亞書院。余乃詳述新亞成立之經過。曉峯繼余發言，乃於余所言既不否認，亦不承認，幾若無所聽聞。其情態有如此，而其用意所在，乃使尋常人難於理解。此見曉峯人格修養之一斑。

弱弟自居兄長視余

曉峯初任教育部長，余又得任文化教育訪問團團長，赴日報聘。為余生平得正式擔任政府職務僅有之一。同行者凡六人，皆臺灣學術界名流，而曉峯特邀余遠自香港來任團長之職。但余之來臺，僅得曉峯私人函邀。及到臺，曉峯即偕余同謁總統，並未言及教育部組團訪日。余亦未向曉峯有感謝任命之辭。既赴日，得遍識日本上下各界，又暢遊東京京都奈良諸名勝，學術時事不斷有公私訪問討論研商及講演，為余平生一快事。既歸，亦未向總統府教育部作一正式報告。歸香港，乃寫一文詳述其事，今刊載何籍已忘其書名。最近曉峯病居醫院，余往訪，曉峯握手，告余當年國內輕視學人，故彼乃特邀余任文化教育赴日訪問團團長一職，言次淚流滿面。

曉峯與余為朋友交，以長兄視余，以弱弟自居，決不曾有尊卑上下之分，故當年不取明言任命事。其對朋友忠厚之情，蘊藏深隱之養，固屬難遇，而余之粗莽淺率，亦大堪慚次。曉峯亦自以一學人身分蒙先總統特達之知，作為教育部長。不知當時曉峯親身所感受如何，數十年來迄未

談及。一時之下淚，擬可想見其一斑。其私人涵養之素，亦大可由此推想矣。

曉峯辭去教育部長職，乃由余之勸告。曉峯告余，屢辭，總統堅不允，乃由余所與曉峯一函，總統見之，乃許辭。此事亦仍有在年北大中大文化意見相異之波瀾潛伏伏祟，此不詳述。要之，政治上之一進一退，中國人亦自有一番大道理。曉峯與余之友情，亦自有一番進退出處辭受之共同理想，為之植根，固非名位交，勢利交，酒肉交，聲色交之可比。此則余雖未死，亦終可告慰曉峯於地下者。

曉峯辭去教育部長職，乃改任陽明山國防研究院職務。曉峯又邀余來作長期講演，今編民族與文化一書，即當時之講辭。曉峯其時已有意創辦一學校，今文化大學第一期建築完成，余夫婦亦得寓居其一小樓上。當時曉峯所想像，與以前新亞所想像，其規模，其前程，其一切影響所及，誠有難於相提並論處。故知一國家，一民族，在其政治社會內部之建設，與在其政治社會外部之活動，豈可同等相提。此則全在精神界，不盡在物質界。

今國人好想像海外發展，於此誠當計慮及之，不當輕忽不加理會。即西方人亦早知此不同。英倫人終歸英倫，不考慮在美國求發展。美國人亦早歸美國，不終留英倫求發展。此亦當前人情世態一極可注意之問題。

督促著述逾百萬言

余自香港遷來臺北作久居計，日用書籍及家

藏器具海運來臺，一切海關手續，均由曉峯派人辦理。余夫婦僅自港乘飛機抵臺北。曉峯知余所需，未經余請求，先自為之。其為朋友謀有如此。

余定居後，曉峯即來邀赴文化學院任教。余告以方編寫朱子新學案，得美國哈佛燕京社津貼，非書成，美方津貼停止，即不宜再膺他職。及書成，曉峯又來邀，余乃勉允之。以年老精力衰，僅在家每週任課兩小時而止。嗣曉峯又定華岡教授名義，聘年老退休之有名學者，特付高薪，林語堂等皆在內。余亦同膺此名，任課如故。是曉峯辦學其意猶不專在學校，苟於國家文化前途有助，曉峯無不盡力。其意有如此。而余之日常生活，得益於曉峯此一津貼者亦不少。又余之史學著作，理學三書割記，以及雙溪獨語諸書，亦皆任課所述。此亦可謂由於曉峯之督促。此下著述不暇，迄今當逾百萬言，亦可謂胥出曉峯之賜。

曉峯病，余夫婦赴醫院視病，曉峯意多激動，乃亦不敢多往。今曉峯乃不幸逝世，余亦正在病中，僅一赴其家慰其夫人，又一次赴殯儀館送其喪。乃又作為此文，僅述余兩人私交之經過。至於曉峯之為人，及其為學與其從政辦學之經過，必有能詳述之者，此文則不敢贅一辭，僅此而止。憶念老友，情又何極。

民國七十四年國慶前一日，錢穆草於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九十一，病四十餘日未癒。病中，勉作此文，豈能盡余情意之十一。此為余又一次婉對老友，真亦無奈之何也。